

[往事钩沉]

“白子”剃头

胡志刚

清晰地记得从孩童直到七、八十年代的那段时光,我都是在老家胡家淤度过的,那时的胡家淤还没有并村,我是下於村人。对于给老家人理发的那些师傅,在还没“理发师”这一称谓前,不管是在家摆摊的还是走村串户的,当地村民一律都惯称为“剃头匠”。

“白子”和我住一个村,姓胡名国明,我属羊他属猴比我小一岁,因他打娘胎里出来时,不知何故双眼有三分之一就显白,后来村民直呼他为“白子”,倒是真名慢慢地给淡忘了,他没做“剃头匠”之前,地方上从事这种行业已有4、5个人了。

孩童至少年时是同村叫胡水良的和邻村叫“歪嘴”的师傅给我剃的头,古稀之年但身体康健的胡水良现还定点在家给人剃头,但对象以老年人居多。“歪嘴”已过世,至今未知他的真实姓名,可“歪嘴”是名副其实的,一张嘴自左向右自然倾斜,不但“嘴歪”,而且“脚瘸”,走路起来一拐一瘸的,就算站直了,肩膀也还是一高一低的,印象中他总喜欢拎着个小木箱,里面可都是赚饭吃的家什,俗话说:哑巴爱说跛子好走,此话不假!他永远都这样一跛一拐地走村串弄,挨家挨户上门服务,也永远只会理两种发型一光头和寸头,仅靠这门手艺养活自身,那时剃个头也就几分钱,经济实惠优哉游哉,我现在还莫名地对“歪嘴”心存念想,缘由他艺好心善!

与我更投缘的“剃头匠”是“白子”,也许是我俩性相似、年相近之故吧!中等身材的他,清瘦的脸上始终透着微笑。如梭岁月转眼就到了八十年代初,以“歪嘴”等为代表的村老辈“剃头匠”们,不经意间已离开了我们的视线,“白子”19岁那年学徒出师,是村里第一个年轻人开的理发店,摆在了自家犄角旮旯的老房子里面,一守就近16年,一面镜子、一条凳子、一把躺椅、一只木箱(理发工具),一个炉子上支着只烧水壶,一个架子上放着个洗脸盆等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而他就用这些家当,每天像是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一手拿剃刀或者推剪,一手扶着顾客的脑袋,神情专注动作利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度

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那时我正上高中,他的店也刚好与我家隔壁,逢个把月头发长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也会自然而然地去他店整理一番,遇周末或假期还隔三差五地去他店聊天,便就成了常客。在这里,有新人的光顾,也有故人的离场,后来一些顾客颇有微词:这里既偏僻又不卫生,再不换场地可就要换东家了!于是“白子”集思广益当机立断,2002年的初春,将理发店搬迁至村小学侧边,也是村进出口的交叉点处,这个位置可方便多了,经过泥、水、电、漆等众多师傅的一阵鼓捣装修,整洁、卫生、大气的新店,在亲朋好友及新老顾客的祝贺声中,终于老店新开张了。

此时的“白子”又不失时机地专门外出培训,其手艺已日臻精湛。我常有幸目睹他的技艺:待理发者对着镜子坐定,只见他抓住白色围布上端两角用力一抖,折叠的围布瞬间舒展开来,从脖颈处自上而下围在理发人胸前,接着右手握剃头推、左手执梳,随着推刀把柄在他手中一张一合运动,“吱嘎吱嘎”声响有规律地传来,推刀过处,头发像被割去的干草应声倒下……

剃头只是基本功,用刀刮胡子刮脸,修眉、鼻(耳)毛等才是顶上功。根据顾客需求应允,刮面前将事先准备好的肥皂沫均匀地涂在胡须上,毛巾开水浸透,趁着热劲赶快捂盖在泡沫上面,约两三分钟揭去,接着他会抽出一把半尺多长黑白参半的刮胡刀,往荡布上嚅嚅刮出十来声,磨砺一番以期刀刀锋利,寒光闪闪的刮胡刀随即慨然奔赴“战场”。在他的掌控中,顾客微闭双眼,似在养神又像在享受,锋利的刮刀在顾客脸上游走,数十年“江湖”经验练就的手法,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短短的2、3分钟胡须便一扫而光,瞬间凋零于地或被风飘散于空中。

最让人大气都不敢出的是:“白子”师傅把锋利的刮胡刀,在开水里简单烫一下,掰开眼睑或揪住耳朵,刀刀直伸进去,游刃有余地刮去积存在眼睛和耳朵内的细毛且毫发无损,随后还会用耳耙子和小毛刷,小心翼翼地把理发者两只耳朵里的

耳秽掏清干净,顿时让人神清气爽、乐处清闲堪一唱!至此理发才算大功告成。苏轼撰联曰“虽说毛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至此我终感悟了此语的意境。

至于理什么样的发型,村民们根据年纪因人而异。小孩满月时要“剃胎发”,小男孩、中年人理板寸头的居多,年长者喜欢理光头,最忙的时候是过年“剃龙头”,所有的男人都要剃一次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意为“从头开始”,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的希望和期待!无论哪种发型,他都能驾轻就熟,根据理发人意愿,因“头”而异,择“脸”而取,围着理发人的脑袋,从前后左右不同角度反复审视、揣摩,像雕琢精美艺术品似的精心打磨、修剪,直到无可挑剔,理出让大家满意的发型来。

“白子”是下淤村人,地方还有上淤、中淤两个村,每个村都有属于自己的剃头匠,各有各的属地,似乎约定俗成,互不侵犯,和谐相处,现如今已并村合三为一,顾客可自主选择心仪的剃头师傅,收费从最初的几分、几元钱,到现今的十几元钱,但与县城的几十元、几百元相比,确实惠了许多,即便年关也从不乱涨乱收,对于鳏寡孤独者还一律免费,老家的乡风文明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剃头工具也推陈出新了,手推动的渐渐地被电动的取而代之,剃头匠这个古老而又粗俗的名词,似乎已经被人遗忘,现时兴称“美发师”、“发型师”、“理发师”,服务的方式也跟着变了,县城里的理发店面装修豪华,发型稀奇古怪,收费也挺离谱……

但我还心心念念老家的“剃头匠”:生于斯长于斯,似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奉献着青春韶华,那舞动的飞剪、动听的咔嚓声……就像是一段岁月的坐标,成为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线!可惜乡村剃头匠已渐行渐远,但他们手艺精湛不愧为匠,长期坚守的匠心精神,不正是新时代新征程的我们需要大力传承与弘扬的吗!

剃个头(理个发),把纷繁的杂务抛却,让浮躁的心绪归于宁静!

[诗歌长廊]

采桑子·青春无悔勇担当——赠郭塘村张荣

黄秋仙

归乡励志青春付。
九载深耕,分秒皆争,
道远任重图伟宏。
倾心千日培妖娆。
岁月峥嵘,铁骨铮铮,
都为山乡奏玉笙。

定风波·赞环卫工人

赵木兰

夜夜纱窗车轴声,悚然初觉胆心惊。
藤帽工衣星月顶,人影?
四周寂寂近五更。
斗斜斜光万顷,全醒。
东方旭日早相迎。
目送环卫车去处,长佇。
霞披玉宇映新城。

鹧鸪天·咏柚花

赵木兰

洁白轻盈体性柔,
群芳开后独香留。
何须秣李夭桃色,
自是花中第一流。
枝缀玉,树冠秋。
疏篱开处傍新楼。
香风熏得游人醉,
花谱无名惜未休。

大埂,新石器时代的滥觞

逍遥公子

辉埠镇大埂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迄今为止浙西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曾发掘出土了石铤、石镞、石矛、网坠(石制)等石器器械。从出土的石铤看,其制作工艺相当精湛,历经千年仍然质地光滑,棱角分明,边缘锋利。其他石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当时大埂先民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

出土的文物除了上述石器外还有很多陶器的残片,而且陶器残片上还有各种不同样式的图案纹路,这可是需要相当高的生产力水平、工艺制作水平和审美要求的。出现了陶制容器不但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制陶技术,更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剩余产品需要容器来盛放,这可以说是当时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对较高层次的最有力证据。而陶器残片上各种不同样式的图案纹路则不但直接反映出当时的制陶工艺,更深层次反应出当时人们的审美能力。

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关系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出土的石铤、石镞、石矛、网坠(石制)等相对精良的石制器械看,当时大埂先民狩猎捕鱼效率较高,男性应该已经占据了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那么,当时这里的先民可能进入到了父系氏族时代。

浙东地区还有一个十分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据有关专家研究,从吃穿住行、种植狩猎,乃至音乐审美、图腾崇拜来看,河姆渡先民的各方面文化都已相当发达,堪称中华先民文化的滥觞之一。那么大埂村的先民文化是不是与之有关呢?

河姆渡先民所住房屋为“干栏式建筑”,该样式的房子临水而建,可使居民临水而居又防潮通风,还可防止大雨过后的氾滥及不卫生的蒸气和低飞的昆虫聚集。大埂村的新石器遗址也是位于溪边的一大片相对平坦的土地上,可能在5000年前这里正好是河边空地,说不定当时的人们也是临水而居。

但要说大埂先民的房屋也为“干栏式建筑”,这个并不确定。一来远古时代没有史料记载;二来也没听说大埂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建筑相关文物。而且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大埂村先民跟河姆渡先民发生文化交流几乎不存在可能性,其难度恐怕远高于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过,河姆渡和辉埠镇大埂村同属吴越之地,自然环境较为相似,其建筑风格大同小异也或未可知。另外,古人“天圆地方”的认识可能在原始社会便有思想雏形,因此大埂先民的房子是墙壁四方而屋顶圆形也不是没有可能。

大埂的先民们在曾经那个时代临水而居,他们捕鱼狩猎,采摘野果,缝制衣物,制作陶器,养老育幼,有着自己朴素而独特的快乐。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他们的故事被湮没在了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